

<<胭脂乱>>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胭脂乱>>

13位ISBN编号：9787563378371

10位ISBN编号：7563378375

出版时间：2008-12

出版时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寂月皎皎

页数：301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胭脂乱>>

内容概要

《胭脂乱：风月栖情》中皇甫栖情，大燕王朝最后一位公主，苦苦挣扎于乱世之中，觅那可栖情处。

那许多优秀的男子和我说，爱我，要我……而我要的，仅仅是那个清新温暖的怀抱，和小小的一方净土……可当我满心凄怆立起身来，却发现所有的怀抱，离我都是那么远，那么远……到底是谁的错，谁的误，谁的万劫不复？

谁在算计我？

我又在算计谁？

与君床第缠绵之时，我又误唤了谁的名字？

白衣，白衣。

<<胭脂乱>>

作者简介

寂月皎皎，当红青春文学作家。

写作多年，成绩斐然。

2007年入选首届中国网络原创作家风云榜，并获“盛世华文·红袖文学：2007年度小说奖”明日之星奖；2007年首届华语言情小说大赛总决赛季军。

2007年6月，长篇言情小说《梦落大唐》（出版名：《繁花落定》）开始在网络连载，得到了数百万粉丝的拥护。

2008年4月，长篇武侠小说《幻剑之三世情缘》获“2008全球华文武侠小说大赛”最具人气奖，并在决赛中获得亚军，已由香港中原社出版。

另有多篇短篇小说发表于《今古传奇》、《太阳雨》、《幻小说》等杂志。

<<胭脂乱>>

书籍目录

故国篇第一章 开到荼蘼花事了第二章 落芳尽处不是春第三章 惊尘回飏乱素秋第四章 飞雁南归雏菊冷第五章 打破牢笼飞金雀第六章 红尘梦蝶起聂政第七章 清霜满天逸狂客第八章 珊枕锦衾暗逗春第九章 两念徘徊朔风寒第十章 高台愁解山河恨豆蔻篇第十一章 烟火连烧未央阙第十二章 恨将金戈挽落晖第十三章 风恶雨疾逼椿萱第十四章 温其如玉纵妙手第十五章 豆蔻梢头笑芙蓉第十六章 挽断罗衣留不住第十七章 鼙鼓动地惊芳草第十八章 归雁无处觅故居第十九章 死生流转梦成空第二十章 欲追前事已冥蒙飞花篇第二十一章 曹营铿锵又逢君第二十二章 情痴不关风与月第二十三章 指点山河少年怀第二十四章 千里归路斜阳暮第二十五章 玉箫吹遍九回肠第二十六章 兵气连云临山动第二十七章 寂寞飞凤误蛟龙第二十八章 襄王有心向孤灯第二十九章 珍重别拈香一瓣第三十章 莲心浮沉急浪中碎坝篇第三十一章 花事几回记前约第三十二章 春日迟迟朱颜乱第三十三章 肠断魂消两相误第三十四章 鸾孤月缺春衫寒第三十五章 竹篁幽影魂无归第三十六章 死生契阔徒结发第三十七章 千里萧条求一诺第三十八章 故坝零落旧容颜第三十九章 桃源梦断前尘恨第四十章 栖情有日君须怜后记

<<胭脂乱>>

章节摘录

故国篇第一章 开到荼蘼花事了天降凤瑞，可兴邦国。

我出世时衔凤而生，钦天监问天而卜，得此吉言。

我的父亲，大燕的顺安皇帝为此将我视若拱璧，襁褓之中，即赐封衔凤公主。

前皇后薨逝，母亲萧婉意即由贵妃册为皇后，长宠不衰。

所衔之凤，不过拇指大小一块圆玉，通体透白之中，隐见紫凤扬翅，尾羽飞舞，状若一飞冲天，母亲令人错金镶玉，亲手打了精致流苏，用红绳穿起，挂我脖中，说道：“栖情，此玉从你胎中带出，必有灵性，可保你一生平安。”

母亲给我取的小名叫栖情，她说，像我这样的皇室女孩儿，但能有个可栖情处，便一生无憾。

她从没怀疑过我将会拥有的泼天富贵，就像从没怀疑过父亲真龙天子的至尊地位，以及大燕皇朝的江山万里，锦绣无边。

众星捧月中，我更加没有怀疑过自己的幸福，直到十三岁生日那天，所有的绮靡繁华，璀璨天地，在一场猝不及防的兵变中，于一夕间轰然崩塌。

尤记得那秋日里漫天飞扬的荼蘼如雪，飞扬于昭阳殿的海棠花前。

海棠点点红，是胭脂的嫣然，透过荼蘼招展着最后的艳美，如殿内小聚的众人，醺醺的酡红醉颜。

在白菊清冽的涩香中，父亲高踞首座，满意地与他最宠爱的儿女后妃纵情欢饮。

“栖情，今天是你的生辰，你说，你打算向父皇要什么生日礼物？”

父亲问我，已经不再年轻的面庞有些松弛，更显着看我的眼神万般慈爱。

我摆动着烟绿宫锦的长裾，倚到父亲身边，撒娇道：“我要出宫去玩玩，长长见识！听说外面天大地大，一定好玩得紧。”

父亲端着银觞的手在空中划过弧度，然后凝滞住。

他慢慢说：“嗯，这个事，等你大些再说吧。”

外面坏人多，朕的小公主，还是呆在宫里好。

我完全不能理解父亲的话，所有的大臣见到父亲，都说他英明睿智，堪比上古尧舜，而尧舜的时代，不该是太平盛世，歌舞升平？

我所见到的唯一一次不和谐，来自前相爷秦长卿。

当日长相酷似前皇后的杜贵嫔刚进宫，父亲极宠爱，我也喜欢杜贵嫔那娇俏调皮的性情，偶尔也去她的水月宫玩，却遇到了秦长卿冒死叩宫。

他说，父亲不理朝政，是无道昏君，又说国之将亡，必生妖孽。

他所指的妖孽，是我母亲萧皇后和杜贵嫔。

父亲气得差点将他处死。

群臣都说，秦相爷老而昏馈，早糊涂了，这朗朗乾坤，清平盛世，哪里来的妖孽？

就是坏人，大概也是不多的吧？

我撅着嘴巴，摇着父亲盘龙金丝绣的明黄阔袖，叫着：“我不怕坏人！”

我把颜护卫他们带在身边，不就没事了？

父亲的脸有些沉，而母亲已拉过我的手，微笑道：“栖情，别任性了，父皇说了，让你长大些再出宫，那就长大些再想着出宫玩吧。”

杜贵嫔唧唧笑道：“咱们的衔凤公主懂事了，是不是想出宫寻个文武全才的如意郎君？”

她口无遮拦，一时引得大家莞尔而笑。

父亲也展颜笑道：“栖情要找的佳婿，自然应当是文武双全的。”

不过栖情小呢，现在谈为时过早。

杨淑妃温柔而笑：“衔凤公主年纪尚小，不过看这样貌，以后必胜过我的雪情。”

杨淑妃不如母亲绝世雅美，却以德才服众，父亲多次将她与汉成帝时的班婕妤相比，赞她有班氏的却辇之德，纵横倾才。

他自认是当世明君，自然对她敬重有加，淑妃所承后宫恩泽，仅次母亲。

她所出的女儿，也就是我的二姐，雪情公主，同样很得父亲喜爱。

<<胭脂乱>>

此时一身烟罗长裙，和淑妃娘娘一般的气质清芬，光彩照人。

她抚着我丝缎般的黑发，轻言细语：“我的三皇妹么，长成以后必是颠倒众生的人物。”

“我格格的笑，缩着脖子，直叫痒痒，已忘了方才想着出宫的事了。”

这时外面忽然传来阵阵喧闹，似有人正直着喉咙嘶吼什么。

母亲微微蹙眉，抬了抬眼。

昭阳殿的主事太监刘随已无声而快速移向宫外，接着，我们就听到了他尖着嗓子的慌叫：“烽烟，烽烟！”

“我飞跑出去，只见一缕黑色烟雾，袅袅从西北方向升起，被秋风吹成妖异的形状，然后缓缓散开。”

父亲匆匆踱出，厉声喝道：“谁在外面吵闹？”

“臣宇文昭见驾！”

“一个身着紫色官袍、身材魁武的中年官员冲进来，伏地而拜。”

我认得他是当朝大将军，武威侯宇文昭，有统领三军之权。

他是父亲的股肱爱将，经常出入宫中，连母亲和我都有过数面之缘。

父亲指着那道烽烟，喝道：“这是怎么回事？”

“宇文昭埋头于膝间，低声道：“臣该死，驻守京畿的蔡禀德串通靖远侯安世远谋反，臣一时不察，竟让他攻至城下。”

如今京城四门，已被蔡氏三万人马围住！”

“啊？”

你，你是怎么办事的？”

“父亲一甩袖子，喝道：“还不速速调遣人马将蔡氏斩于城下？”

“宇文昭噤声不语。”

杨淑妃踏前一步，沉声问：“宇文大人，京中目前有多少可用人马？”

“宇文昭的目光迅速在杨淑妃脸上滑过，伏地答道：“启禀皇上，娘娘，城中五千御林军和两千多宫廷禁卫，共七千余人，虽是剽悍，但蔡氏也是两朝猛将，训军有道，臣虽知他性情桀傲，出于爱才之心，一直不曾严加训戒。”

臣有罪，臣有罪啊！”

“父亲烦躁地踱了几步，道：“当务之急，是调军勤王，以解京城之围！”

“宇文昭立刻道：“臣已派精干人马，分数路突围，想来京城被困消息，很快能传送出去。”

但目前蔡贼攻城甚急，所以臣大胆请求皇上，一同前往城头劝喻叛军。”

想来叛军各有妻母，不过为蔡氏胁迫，皇上天颜一出，即便不能反戈相击，也会斗志颓丧，臣趁机派人反攻，说不准叛军可一鼓而破。”

“父亲有些迟疑，而杨淑妃拂开额前被风吹开的散发，皱眉道：“宇文大人，蔡氏所带军队，大多是子弟亲兵，攻心之策，多半也已料到了。”

那么皇上此去，不是十分危险？”

“宇文昭立刻道：“皇上素来英睿，想来必以京城苍生为重。”

淑妃娘娘如不放心，可以将宫中禁卫遣出，保护皇上安全。”

“父亲摆摆手道：“罢了，宫中多是妇孺，乱军之中，更要人手保护。”

“他的话音才落，宇文昭立刻道：“快，护送皇上前往西城楼！”

“看着父亲的明黄辇驾在一队护卫簇拥下消失在宫门外，我心里忽然一阵阵紧张，搓着手问母亲：“父皇不会有事吧？”

“母亲拍了拍我的头，还未答话，杨淑妃已有些焦灼道：“皇后娘娘，臣妾觉得此事来得太过突然，恐有蹊跷。”

不如先将宫中禁卫全遣去保护皇上吧。”

“母亲看了她一眼，道：“好。”

“那一天，据说宫中禁卫被调开了十之八九。”

但我呆在母亲的昭阳殿，并没有感觉到附近护卫有所减少。”

相反，我九岁的弟弟皇甫君羽被母亲从东宫中接来时，又带来了一批护卫，并且直接进驻昭阳殿，其

<<胭脂乱>>

中包括东宫护卫统领颜远风。

颜远风！

我一看到他，开心得连我们目前面临的困境都忘却了。

他本是随母亲一起入宫的，小时候时常见他来探望母亲，又喜欢将我和弟弟抱在怀中逗弄。

“颜叔叔！

”我欢喜地扑上去，拉住他袖子。

颜远风轻轻抽出袖子，退开一步，淡淡笑道：“小公主长得越发高了，眼看出落成个小美人了。

”他说着，又去向母亲行礼。

他的面容轮廓清俊而柔和，眉宇间一直有种若有若无的忧郁，让人看得心里揪揪的。

但我知道他绝不纤弱。

听说他的剑法，在京城是数一数二的，又曾受过萧家大恩，因此母亲才放心将东宫太子交托给他。

眼看他跟母亲行了礼，便压低声音和母亲交谈，顾不得再理会我，不觉有些失落。

正怔忡间，有人在我肩上拍了一下，高声叫道：“栖情妹妹！

”我一抬头，一浓眉大眼的少年神采奕奕瞧着我，年轻的面庞意气风发，正是我二表哥，也就是我母亲的侄儿萧采绎。

他长我三岁，春天时随了外祖舅舅进京见驾后便执意留在了京城，说是想在京城繁华之地长长见识。

外祖靖远侯萧融，和家人常年领兵驻扎肃州，母亲便也盼着有个娘家人呆在京中，遂将他安插在太子宫中陪读。

想我这表哥出身武将之家，自幼骄纵任性，哪里有读书的兴致？

但有颜远风一旁教导，听说一身武学倒已很是了得。

我见萧采绎一脸的兴致高昂，白他一眼，道：“绎哥哥，听说前天有人因为背不出楚辞来，给先生罚在太阳里站了半个时辰，不是绎哥哥吧？

”萧采绎不以为意道：“大好男儿就该征战沙场笑傲天下，没事读那许多的死书做什么？

难不成咱们这样的人家，也要去考状元进士？

无聊得很。

那些腐儒更是可笑，也不看看当下形势，皇上要的是为咱们大燕抛头颅洒热血的英雄，而不是百无一用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

”我虽听他的话说得有些奇怪，但此时注意力已集中在母亲和颜远风的交谈上，一时顾不得和他辩驳。

母亲正忧心忡忡问道：“远风，上次老侯爷进宫时，也隐约其辞提到大燕目前颇不安定，我只想着大燕四百多年国基，又有众多文臣武将相辅，必能化险为夷，何况我和皇上闲谈时，他从未提过这些事情，想来事态并不严重，终究会国泰民安。

谁知今日又有此事，难道外事真已如此不堪了么？

”颜远风静默片刻，将头偏向窗外，看那一园的茶蘼如雪，纷扬而来，轻叹道：“皇后娘娘，皇上...是个好丈夫，好父亲。

”好丈夫，好父亲，难道不是好皇帝？

我心头疑惑，恍惚觉得有些失落。

也许我真的该出宫看看，那个繁华底下的真实世界。

大燕的子民，都是父皇的子民，都是大燕皇族应当视若亲子的子民，不是吗？

父亲也曾教过我，说君之于民，譬如舟之于水。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父亲是聪明的，是睿智的，甚至年轻时也曾和颜叔叔一般英俊挺拔。

但我终究不曾想过，我再没有机会见到父亲。

那日明黄辇驾上的鲜明背影，成了记忆中关于父亲的最后风景。

开到茶蘼花事了。

那曾经芬芳的茶蘼，见证了父亲一生的风花雪月，浪漫温情，也见证了灾难突至的惨烈如火，血流成河。

<<胭脂乱>>

那场天翻地覆的阴谋，在第二天的黎明来临。

我在迷蒙的睡意中被推醒，不及穿戴好衣衫，便听到了宫外震耳欲聋的喊杀声。

母亲将我和太子皇甫君羽以及萧采绎都召集在厅中，在一群宫女太监的簇拥下，细听昭阳殿外让人心寒的兵刃交击声，以及嘶喊惨叫声，甚至刀剑入肉的摩擦声。

“出，出了什么事？”

“弟弟君羽和我一样的惊诧，腰间衣带束得有些扭曲，显然也是匆匆而来。

母亲穿了件淡绿的家常云纹水裳，长长的乌发只用一根鎏金芙蓉簪绾住。

她蹙着眉，轻轻说：“听说，大将军宇文昭谋反了。

”我失声道：“他，他不是镇压那个蔡稟德么？”

”母亲不答，未及上胭脂的唇色有些青紫。

萧采绎哼了一声，道：“我们上当了。

也不知是蔡稟德谋反，还是宇文昭谋反呢。

说不准，两个都反了，只在皇上面前唱一出好戏！

这些乱臣贼子，个个该死！

”这时，刘随从外面踱进来，声线是从未曾有的惊颤失常：“皇后，我们的卫士，抵挡不住呢。连颜大人都受了好几处伤了。

”母亲的脸色刹那苍白，如同蓦然置于狂风骤雨中的雪白莲花，有着不自禁的震颤。

萧采绎“咣”地拔出剑来，叫道：“姑妈，我去帮颜叔叔。

”母亲满脸的慌乱被萧采绎的剑光所映，渐渐安宁坚定。

“不许出去。

”母亲不容置辩地沉声呼喝，一双眸子，被初升的阳光耀着，明亮异常，灿若星子，却反射了天际朝霞绯红的光芒。

殷殷若血，恍恍惚惚浮动。

她的声音忽然安静：“惜梦，给我梳妆。

”惜梦是母亲的心腹宫女，她身体颤了一下，又看了看被厮杀声震撼得嗡嗡作响的宫门，低头应道：

“是。

”“谁都不许出去，不许作无谓的牺牲，听到没有？”

”母亲踏往内室的脚步极沉着，全然不像寻常时那般的娇柔静雅，弱不禁风。

我才忽然想起，母亲本就出身将门，是靖远侯萧融的女儿，骠骑将军萧况的妹妹。

那许多年来她一直娴静如姣花照水，即便贵为皇后，也从无凌人气势，大约是因为我们一直都有父亲把我们当成珠宝般珍爱吧？

如今，父亲呢？

父亲呢？

他怎么舍得我们在此担惊受怕，又怎舍得母亲敛去温柔笑容，用那样凛冽或艳丽的红妆，去面对宫外步步紧迫的冰刀雪剑？

我一把揪住萧采绎的手，声声追问：“绎哥哥，我父皇呢？”

他昨天不是去城楼督战了么？

”跟了想谋反的宇文昭去督战！

我似乎看到了一个黑黑的窟窿，如妖兽的大口，发出狰狞笑声，将我父亲的明黄身影渐渐吞没。

萧采绎触着我冰冷的手，猛地回头看我一眼，立刻将我的手包得紧紧的。

“别担心，栖情。

皇上，皇上他会没事的。

”他的手掌很宽大，很温暖，宽大温暖得接近颜远风给我的那种安全和煦感觉。

幼年时候，颜远风常递给我一根结实的手指，让我抓着蹒跚学步；或将我小小的手包围，那样温和而忧郁地望着我，眼神迷蒙，若有所思。

而现在，颜远风正在殿外激战，那汇成江河咆哮般的喊杀，根本辨不清是谁在呼嚎，又是谁在惨叫。只有浓重更浓重的血腥味，无处不在地从四周涌来，连粉红的秋海棠，都似沾惹了刀兵戾气，轻忽的

<<胭脂乱>>

香味忽而变成入骨微寒的凝涩气息。

红日映霞，绮丽无限。

可投到昭阳殿，却是血气冲天。

那飘泊的血气中，揉合了多少颜远风甚至父皇的热血？

刘随正在一旁自语般道：“方才向外打探时，隐约听见喝骂，却是在骂宇文昭弑君呢。

“父皇，父皇，颜叔叔，颜叔叔……”我恍如初初从一场春秋大梦中醒觉，似有双手扼住了自己喉咙，用力捏住萧采绎厚实的手掌，道：“绎哥哥，我们出去帮忙，好不好？”

萧采绎搂住我肩，叫道：“好，好，栖情你在这里等着，我这就出去救皇上和颜叔叔！”

萧采绎正要提剑冲出，刘随已斜次里拦住，喝道：“公子，您忘了皇后刚才的吩咐了么？”

我叫道：“父皇在外面！”

颜叔叔在外面！

他们会死，他们会死的！

刘随指着殿门外，眼珠有些浑浊：“公主，如果我们现在开了殿门，我们都会死。

萧采绎忽然纵声狂笑道：“不错，开了门我们会死，可不开门又如何？”

不过比他们晚死片刻！

何况皇后公主俱是万金之躯，只怕到时给欺侮得欲死不能，那才是人间最惨之事！

他转向面向君羽：“太子殿下，您说，我们是在这里等死，还是用我们的刀去取叛军的热血？”

君羽甫才九龄，和我一般的锦衣玉食，从不曾经历风雨，早已惊惧无言，只呐呐道：“二表哥自己看着办吧。

“我情愿马革裹尸，也不愿坐以待毙。

萧采绎豪迈一笑，全不若十六岁的少年。

“对！”

我握紧萧采绎的手，一团热血直冲心肺，连外面的厮杀声都似已远去。

“绎哥哥，我们一起冲出去，生一起生，死一起死！”

萧采绎的黑色瞳仁忽然亮出近乎七彩的璀璨光芒来，眩目异常。

他执紧我的手，将一把短匕塞到我手中，发誓般坚决道：“是，我们要在一起，一起生，一起死！”

我从不知道，这些在热血沸腾时的天真话语，在某日会被岁月刻成重重的烙印，次次加深，最终成为痛入骨髓的心头之刺，伤人伤己。

<<胭脂乱>>

媒体关注与评论

所谓妙笔生花，寂月皎皎当如是。
无论是江湖武侠，还是帝王将相，皆是粲然生辉。
抒尽乱世风月，写尽宫廷旖旎，更多的是铁血生死。
有笑，有泪，有悲，有喜，大燕公主的传奇一生，在作者的笔下如水流泻，迤迤出一幅华美而精致的画卷。

——《天阙绝歌之两朝皇后》作者 端木摇 皎皎的文笔一向不同凡响，爱恨情仇在她的笔下，挥洒自如。

细腻的女儿情，在她笔下潺潺而出，如流水般清雅淡然，似花香侵入心脾。

爱她的文字，如食了罂粟一般上了瘾，再也戒不掉了。

看皎皎健笔挥洒下的儿女情长，跌入她设下的一个个跌宕起伏的情节中。

你不会后悔看她的书。

——首届华语言情小说大赛冠军、《陪嫁丫鬟》作者 黛咪咪 皎皎姐的文字一直都是那么华美苍凉，于淙淙的流水中显露出她深厚的文化底蕴。

《风月栖情》便是这样一本细水流长的故事，越读到后面，越觉甘之如饴。

——网络小说家 寒梅弄雪 寂月皎皎华丽之作。

文笔不用说，至于故事——绝美、绝世、绝恋。

——红袖编辑 装落莉落 寂月皎皎的《风月栖情》，如诗如史的壮丽。

这是一曲华美壮烈的篇章，男女的感情是小说的主线，却只是这个无奈历史中，一段辛酸的插曲。

——红袖添香vip作者 睫眉

<<胭脂乱>>

编辑推荐

天降凤瑞，可兴邦国。
衔瑞而生的公主，兴的是谁的邦，谁的国？
举目四顾，身如飘蓬转烛，纵有再多男子相守相候，亦无处停留一颗痴狂如醉少年公主心！
开到荼蘼花事了，落芳尽处不是春。
命耶？
运耶？
这乱世风月，何处栖情！
精彩故事尽在《胭脂乱：风月栖情》！

<<胭脂乱>>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